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慈湖詩傳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舉人臣秦　楊

慈湖詩傳卷三

宋 楊簡 撰

邶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

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柏舟喻君子堅操不肯轉而從小人吕氏曰如舟汎汎無所依泊毛傳曰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我心匪鑒固不能如鑒之照物豪髮靡遺獨不可以如茹之通達通知兄弟之心乎自責已無智不能知人也非無兄弟惟不可信據爾言兄弟之心難知也初信兄弟之言故往有所愬忽逢彼怒方悟為兄弟所誤也彼君也兄弟比肩同朝者也下章所謂羣小者

是也婚姻亦可以言兄弟朋友亦可以言兄弟鄰國亦可以言兄弟凡相親近皆可以言兄弟易曰拔茅連茹於兄弟取喻為切石雖堅重而猶可轉我心斷不可轉而從邪也匪席之喻申言此意也威儀棣棣日用云為奚可雜義利而行之致可選擇也君子義以為質其不可雜如此憂心悄悄見慍于羣小覯遇憂閔既多受侮亦不少辟摽心也摽摽心之聲也雖憂苦如此而正心也孔疏曰居諸者語助也檀弓曰

何居歐陽氏曰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猶言日朘月削也此心憂鬱不可爲喻如衣失不澣積垢之衣靜思欲奮飛而不能也毛詩序曰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此猶未甚害於道至曰言仁而不遇也意止於不遇而已沒詩人之正心正心道心也斯其不可𣌭詳觀詩情憂鬱不通道心變化天地晦蒙日用不知故聖愚不同

綠兮衣兮綠衣黄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

衣黄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

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朂寡人

差楚佳切又於宜反補音于野上與切左氏傳童謠曰鴝鵒之羽公在外野稷天子傳王荅謠曰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司馬相如賦滐決之野與浦叶揚子雲太僕箴野與魯叶曹植閑居賦野與宇叶徐鍇亦云埜經典只用野上時掌反補音南尼心切白虎通曰南之為言任也任養萬物也說文以羊得聲羊音荏徐鍇繫傳曰毛詩或用南為荏

音陸雲喜霽賦南與音叶唐柳宗元貞符南與心叶淮西雅南與音叶裴處士墓銘南與君叶任亦林反補音淵一均切楚辭招寬淵與侁叶急就章更卒歸誠自請因司農少府國之淵班固東都賦淵與珎叶又與鱗叶與勤叶又與新叶兩與根叶無非縈年切者

吏考是詩宛然有莊姜送戴嬀之狀戴嬀陳女陳在衛南故曰遠送于南以關雎之詩而不曰太姒則是詩固不必定指而一篇相送之情哀傷不已之

意念仲氏之善塞淵溫惠皆正也善也至今讀之使人閔傷之心隱然以生而非邪僻也嗚呼三百篇一言也有能達是則至正至善之心人所自有喜怒哀樂無所不通而非放逸邪僻是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送仲氏之歸如燕飛去差池其羽李曰不齊鄭箋曰戴嬀將歸顧視其衣服毛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車上下阪其似𫏋其將歸也出入前却似之與下上其音輪音隨車上下𫏋其話别感

激語音大小歟毛傳曰仲戴嬀字也周禮六行孝友
睦婣任恤任者任人之事歟仲氏每任其事親信之
至故首言之塞實無偽淵靜不撓溫惠終久淑令謹
慎以思及先君之故其別也勗勉寡人然則寡人莊
姜自謂歟先君莊公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
寧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
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

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日月乃深惡無禮之詩正也故聖人取焉而諸儒謂之人者莊公也毛詩序謂莊姜遭州吁之暴傷已不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猶未害於義也傷之而已猶之可也而詩曰德音無良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報我不述惡之甚也非所當施於夫也非莊姜所當施於莊公也施於莊公則悖矣施於州吁可也且之人猶

不敢明言之諸儒拘於序遂入於不義使歌此詩者以之人為莊公歌之豈不長傲慢不敬之心乎甚不可者觀此詩正不必究知之人為何人惟見無禮悖亂之可惡豈不正乎居諸語助釋見柏舟人至於窮極則呼天日月照臨猶呼天云逝豈誓之訛耶誓不以古人之所處處我今世語曰處置曰處分曰區處曰相處曰處事誓有決意無道之甚國有危亡之勢何能有定若能有定寧不我顧不顧我害及一人不

定則國亡矣報云者父母養子子當報也胡能有定使我可忘忘者不憂思也定則可忘矣父兮母兮畜我不卒非怨父母也困窮及此今婦人窮極呼號亦間有此言不述不循常禮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補音霾陵之切說文以貍得聲顏延年荅謝靈運詩霾與睽叶來陵之切釋文亦云古音梨春秋公會鄭伯於時來杜預曰滎陽東有釐城釐音來漢書劉向傳引我釐麰如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之類今人尚能知之思息慈切玆子之切廣韻集韻同

終風惡其暴亂無禮之詩正也毛詩序謂衛莊姜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之詩諸儒不悟無邪之為道故曲推其義失之矣終風終日風也霾雨土也曀陰晦也

不日不見日光也虺虺其雷暴厲之音也皆喻昏亂暴戾也忽惠然而來而終無禮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惟自傷悼而已若是則不如不來之愈也故曰不如一切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憂思也憂思不安之甚至于不寐而寤言語助也俗云人言人嚏令我言汝願汝則嚏也又曰願汝懷念我也鄭箋云今俗人嚏云人道我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

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鏜土當反漕音曹補音兵晡茫反左氏傳晉趙鞅之占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于商荀卿賦篇貳兵與疏堂叶泰東觀刻石三句入韻戎兵與六王叶會稽刻石甲兵與自彊叶史記龜筴傳甲兵與元王叶揚子雲并州牧箴兵與荒叶南行戶郎切

按韻補尚有左氏傳載夏書云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曹植夏桀贊夏道既衰生此桀王婉孌是嘉政違五行云云

荀卿賦篇禮儀之盛行與詳叶楚辭蜷局顧而不行與卿叶歷吉日兮余將行與糧叶命蹇邅而不能與將叶史記龜筴傳風將而行與黃叶百姓莫行與詳叶熒惑退行與亡叶古行止之行皆户郎切詩二十有五無叶何庚切者忡忡動中反補音勅衆切潘岳悼亡詩周旋忡驚惕正用此讀竊疑方今言心忡之用切心憂惕而動也廣韻集韻不見此

字殆即忡字補音馬滿補切說見漢廣下後五切說見采蘋契驅曳反說爰厥反　毛詩序曰擊鼓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毛傳曰漕衛邑鄭箋云或從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從軍南行伐鄭左傳云州吁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是平陳與宋也不我以歸知其必敗憂死亡也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別云我是行無有歸期憂

心忡忡焉我之南行不知於何所居耶於何所處耶於何喪馬耶馬喪則人亦俱喪矣欲求我尸往往在林下諸儒皆曰契濶勤苦也雖孔疏諸儒參定亦無考據然則勤苦之義特意之爾葢謂軍伍誓約必推其勤苦之意今謂與室家訣别則契者合也濶者濶遠也婚姻之初親愛誓者其死其生其合而共處其遠而濶别其相愛相悦之心有成而無虧有一而無二又執子之手而言曰與子偕老矣于嗟今之濶别

國亂君必敗將不我活矣洵㛐之訛也韓詩作㥯㥯亦㛐也閔其妻將㛐獨將不得信我本初偕老之言信音薪案集韻㛐即㚃字又集韻洵音荀揮涕也用此音義則不必改字矣補音信斯人切班固幽通賦苟無實其孰信叙傳虔其忠信包漢舉信歐致越信張衡思元賦啟金縢而乃信顔師古皆音新白虎通高辛者道德大信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

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睍睆黄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補音南尼心切說見燕燕下後五切說見采蘋　人畏暑喜風故南風人樂人謂之凱風風棘難長養者心堅尤其難者子以自喻以凱風喻母泉在浚下猶為邑人所汲資以生養今七子而不能養母子自責也黄鳥好音猶能悅人今七子而不能悅母而慰安之

皆其子自責之辭毛詩序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此成其志一言大害義大失孔子本旨孔子自取其自責之孝心爾況未必果成其嫁志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

䲰

毛詩序曰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君不可以言刺朱氏曰此詩皆女怨之辭毛傳曰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方公為淫亂我已念之於懷矣夫婦相與謀知其必亂宜去之猶豫未决今果罹其患大夫久役夫婦阻隔乃我自詒此阻隔也毛傳曰詒遺也鄭箋云下上其音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

人毛傳曰展誠也夫久役婦思之不已又思其平時誠實之德故曰展矣君子實勞我心此言君子誠實亦猶殷其靁婦人稱其夫曰振振君子皆稱其夫之善也卒章告衆君子曰豈不知德行心不忮離不求欲則何用而不臧善其意深譏公心忮多欲故淫亂故好攻戰故勞民久役故男女怨曠凡百不善言之不足也毛傳曰忮害也取義未安字從心從支夫由本心以往則正而已無意無欲不由本心而支焉則

離正而入邪離無意無欲之正而入於淫欲欲則有所求矣此其末流致害雖多而攸之本義支而已矣

禹曰安汝止人之本心自靜止安止而應雖有視聽言動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水鑑之中萬象畢見而非動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氷未泮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

友

揭苦例反然協涉韻則宜挈子二音瀰瀰爾反鷕以

水反補音軌舉有切車轍也說文以九得聲太元鋭

首軌與醜叶裝首軌與適叶永首軌與後叶適天口

切旭許玉反又呼老反補音否補美切秦琅邪議各

守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郤正釋譏闕

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巳彼平仲之和羮亦獻可

而替否張衡西京賦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

擘肌分理按原本無西京賦四句今從韻補增入毛詩序曰衛宣公與夫人並為淫亂國語諸侯伐秦及涇莫濟晉叔向見魯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魯果以莒人先濟此詩言苦匏雖不材剝其中則濟可以深涉其次則深亦可以履石而渡淺則可以揭衣而渡皆不至於溺沒而公與夫人沒溺於淫慾曾不若苦匏與厲者揭者釋文厲說文作砅履石渡水力智反又音洌揭褰衣渡水

也今所濟瀰瀰其盈雉鷕然其鳴牝牡相求不顧禮義之不可情動意決妄曰濟盈不濡軌甘心陷溺昏禮奠生鴈行事必昏昕旭日始旦昕也禮冬合男女故曰迨氷未泮禮有儀有時明君夫人之不然不敢正言以小喻大以士喻君舟子招招人咸趨涉我則不涉卬我也毛傳亦云我音之輕清者為卬歟我涉必須友至乃涉此喻非其匹類不可相從必夫婦之正而後可也孔疏云旭者明著之名說文旭讀若好

字林呼老反補音友羽軌切其說見關雎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

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怒補音云漢酷吏傳無值甯成之怒元后傳曲陽最怒賈彪傳偉節最怒皆上聲葑浮容反菲妃鬼反死補音想止切救補音云漢谷永傳以救為捄集韻捄居尤切售補音時周切樂府隴頭水歌將頓樓蘭膝按原本膝誤膝今校改就觧郅支裘勿令如李牧功多信不售

韓愈送劉師服詩齋材入市賣貴者恒難售豈不畏憔悴為功忌中休　毛詩序曰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爾雅云東風謂之谷風為義未安爾雅差繆多矣據春秋元命包雖知其為孔子以前之書後學妄意推尊以為周公孔子子夏共成之不可信也其書則古矣古人豈一一皆聖人皆無差失耶其是者從之非者勿從可也謂哲誥為謹謂愷悌為發謂譖為曾謂谷風為東風此類不可殫舉風之來

也遠人惟見其自山谷而至故曰谷風𩙿不然谷者或穀字之訛如穀雨長養穀苗之風乎習習則和也陰陽和則雨雨則先陰陰雨喻夫婦之和今爲夫所怒而出故思昔日之和如習習之風如陰如雨今縱不見說亦宜黽勉同心不宜有怒葑須也芥也菲芴也葍類也爾雅云須葑蓯孫炎云須一名葑蓯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璣云葑蕪菁幽州或謂之芥方言蘴蕘蕪菁也陳楚謂之蘴齊魯謂

之葑關西謂之蕪菁趙魏謂之大芥爾雅云菲芴也郭璞云土瓜也孫炎曰葍類也爾雅又云菲葸菜郭璞云菲土生下濕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陸璣云菲似葍莖麄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烝鬻為茹滑美可作羹河内人謂之宿菜毛傳曰葑須也菲芴也二菜蔓菁與葍之類也坊記引此詩承仕則不稼田則不漁之下則采葑采菲無幷取其下體也下體謂根拔其本根喻已見棄而出也追念夫婦相好之初誓

同死生此德音也今莫違昔日之德音而至於此也怨辭也哀辭也見出而歸其行遲遲心若有失其戀戀茫茫之狀如此畿者故商王之畿其名尚存也去畿伊邇不遠也何不薄送我至于畿乎而截然棄絶不相送也諸儒謂畿為門内者亦無所考據非當時之辭情釋草云荼苦菜爾雅多差誤未必然古書有荼而無茶後世始有茶字荼雖苦而甘或者謂即茶爾叢低草類誰謂荼苦比我中心之苦則荼猶甘如

蕣也爾安于新昏如兄如弟我如渭水之清自謂初昏得禮之正新昏如涇水之濁謂失其禮非正也涇渭並流雖為涇濁所侵而渭水常湜湜其沚其清自若也爾雖新昏是宴不肯輕用我以用也屑猶輕也言爾不肯輕易使我與毫末家事其情欲舊婦不安而自去也歐陽氏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言棄妻將去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嘆曰我身不容安得恤後事乎閱視也我躬尚不見視我去後豈恤我之梁笱

乎此賤者魚梁魚笱皆其棄妻所爲深則方以筏或舟淺則泳之歌詠而涉或如游翫而涉棄妻自言勤苦之切也何有何無謂日用所需之物或有或亡我勉力求之且凡民有喪猶匍匐救之夫婦至親乃一旦斷棄若不相念不能慉養我反以我爲讎怨我有德善既阻遏之是特意阻之是以雖強賈賣終於不售昔之育子也惟恐養育之道窮竭鞠窮也蓋爲長久計及今爾顛覆淫於新昏則我既生育子姓於爾

家既漸長矣乃比予於毒如毒之可畏而棄之旨美也蓄聚也蓄聚美物以禦冬月乏無之時今爾宴於新昏但以我禦窮苦之時一如旨蓄禦冬言初昏時窮則知今財用足不窮矣人情溫飽則易生縱肆洸洸其武潰潰其怒肄勞也塈盡也盡遺我以勞苦之事不念昔者予始來之時止息從容情好之美毛傳云塈息也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鄭志云渭在東河涇在西河婦

人既絕去至涇而云也箋云絕去所經見小渚曰沚
何人斯云胡逝我梁有狐云在彼淇梁候人云維鵜
在梁鴛鴦云鴛鴦在梁白華云有鶖在梁王制云獺
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㪅人掌以時㪅為梁鄭司農
云梁水堰堰水而為關空以笱承其空是詩刺邪所
思無邪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
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此忠愛其君之詩也毛詩序曰黎侯寓于衛其臣勸
以歸也爾雅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郭璞云言
至微也鄭箋云式發聲鄭義亦未安式更也方言有
之更微更微意曰直至如此微乎而疊言之式有敬
義有法義有更義鹿鳴嘉賓式燕以敖南有嘉魚嘉
賓式燕以樂以衎綏之又思斯干式相好矣節南山
式夷式已式月斯生式訛厥心小明式穀以女楚茨
式禮莫愆車舝式燕且喜式燕且譽式飲庶幾式食

庶幾式歌且舞角弓式居婁驕皇矣憯其式廓民勞
而式弘大蕩式號式呼崧高式遄其行時邁式序在
位召誥式勿替有殷歷年君奭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多方天惟式教我用休畀命式化厥訓立政式敬爾
由獄茲式有慎皆訓更也式者車前第二横木故有
更義中露露中也謂甞曉行露霑衣履泥中者雨行
或雨霽而行泥濘之中皆言勞苦之狀毛傳謂中露
泥中皆衛邑未安鄭箋孔疏亦無所考證王氏亦不

以為衛邑但其說亦鑿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補音節子悉切說文以即得聲周易失家節與失叶以中節剛柔節與實叶亦不知節與吉叶太元守此節與一叶守其節與郄叶詸其節與術叶季布叙傳

節與栗叶郭璞客傲節與跡叶木華海賦節與質叶久舉里切泰嶧山刻石三句入韻久與起叶宋玉招魂久與里叶史記語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易林坎之萃長久與福祉叶子即里反褎由救反　毛詩序曰狄人逼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爾雅釋邱曰前高旄邱按字林作𩫖邱　毛詩傳曰前高後下曰旄邱誕濶也鄭箋云叔伯呼衛之諸臣朱氏曰黎之

臣子久寓于衛登旄邱之上而見其葛節之疎濶因託以起興鄭曰衛人於君事疏𤻲也處即今俗所謂處置也必有以相與也何其久也久而不聞所以相處相與者是必有所以然之故也怨而不迫也呂氏曰蒙戎狐裘之貌晉士蔿曰狐裘蒙戎黎侯所寓在衛東羈旅之久見衛之大夫過者甚多終莫有動心故歎而言曰非衛大夫之車不來東也特無與我同患難者耳王氏曰瑣細也尾末也黎之臣子流離失

所故瑱尾也褎飾貌充耳盛服用以塞耳吾流離瑱尾如此而衛大夫盛服而過如用充耳塞耳而不聞知也至是稍譏切之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據樓鑰集載所解日之方中二句云時祭習舞以日中為期碩人在前列上

處方中將中也碩大也大德之人俱具德容也鑰論云前輩曾云日之方中則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則近而易察之地君猶不能見況幽遠者乎此意甚切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出宿于泲飲餞于坭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按坭字從韓詩

思息茲反茲子之反廣韻集韻同謀補音謨杯切周

官媒氏鄭注云媒之言謀也老子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荀卿成相篇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又曰主好議論必善謀莫不理續主執持屈原天問爰謀與揆之叶哀時命深謀與逮之叶賈誼鵩賦謀與時叶揚子雲廷尉箴謀與基叶每見人語音亦有謂媒為眉者則尤叶也氓詩謀與絲叶泲子禮反坭乃禮反毛詩作禰釋文云韓詩作坭姊將几反害補音瑕憇切二子乘舟同漢夏侯叙傳害與世叶王粲

阮籍詠害與淵叶　毖者深遠未能遽達之謂也淇者衛國之水也泉水毖矣亦流于淇我為衛女而不得歸衛乎有懷于衛靡日不思故與同嫁諸姬聊謀歸衛古者嫁於諸侯非獨女有姪娣焉聊之為言非必歸之辭也心知其不可姑與之謀恐或有可歸之道也孌婉美之貌泲坭干言皆嫁時所經之國地名毛鄭亦云衛女思歸之切曰安得出宿于泲乎飲餞于坭乎又念女子有行旣遠父母兄弟矣義從夫家

矧今父母終惟諸姑及伯姊在雖有兄弟義難歸寧惟可致問姑姊人心不忘本嫁女終念其父母家又思安得出宿于干乎飲餞于言乎毛傳謂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蓋取諸聘禮記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此詩飲酒殆未必然釋軷為始行此兩章皆先言出宿次言飲餞非事情殆如後世親屬或宗婦餞送之乎詩三百豈一言一事盡從古制惟取其大體所在思無邪爾卭柏舟微我無酒以遨以遊

異乎酒誥之義矣燕燕仲氏之歸夫人遠送於野亦豈
沿古常禮堯典畧有賔餞之義禮經未覩婦人之儀毛
傳意度不合詩情毛傳曰脂舝其車孔疏曰脂車設舝
釋文曰舝車軸頭金也車舝云間關車之舝兮毛傳曰
間關設舝也以脂塗之為滑易也據疏則不止於脂其
舝或疑獨脂其舝而文曰載脂載舝豈脂其舝乃設其
舝歟登車出門而就道必回還而折邁往也言語助也
遄速也臻至也鄭箋曰瑕有過也呂氏曰不瑕有害謂

歸衛不為過差有害也此意其或可之辭也而終於不敢往故曰我思肥泉兹之永歎毛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爾雅釋水曰泉歸異出同流肥鄭箋云兹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須與漕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欲乘車出遊以寫除我憂毛詩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

為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門補音眉貧切荀卿成相篇門與根叶（按原本根誤作恨）賦篇門與神叶（按原本神誤作補）楚辭九章門與貧叶司馬相如大人賦門與根叶揚子雲河東賦門與頻叶張良敘傳門與心叶窶其矩反艱補音居銀切釋名艱槿也（按原

本槿誤根周官以恤民之艱阨鄭注云故書艱為槿崔駰大理箴艱與人叶馮衍顯志賦艱與紘叶陸機贈弟詩艱與辰叶柳宗元閔生賦艱與陳叶　詩則憂苦而一歸之天此正心也不思而忽發不勉而自中道也而毛詩序止言其不得志非孔子本旨也殷殷者隱隱也鄉音輕清故曰殷殷亦猶殷其靁之殷此北門陸亦音隱然皆如字可也爾雅釋言云窶貧也窶蓋貧之狀也毛傳曰適之埤厚也鄭箋云國有王命

役使之事鄭義未盡何必於有命凡事之涉於王朝者皆王事也蘇氏曰政事國之政事朱氏曰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之甚室人無以自安而交謫我毛傳曰讁責也敦厚也遺加也韓詩說云敦迫也遺與也猶加也摧也已焉哉猶俗言休休謂之何哉何言也張氏曰游息偶出北門因有此言毛傳謂北門背明鄉陰鑿矣適猶來也王事惟來我所不知彼也鄭云言君政偏已兼其苦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徐既亟只且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徐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徐既亟只且按徐字從爾雅

行補音戶郎切說見擊鼓徐毛詩作邪毛詩箋云邪讀如徐爾雅作徐亟紀力反只音紙且子餘反北風其喈喈音有箕有茭詳見葛覃 不敢言威虐而言北風雨雪怨而不露也其惠順於我而好我者相與

攜手同行而去之乎其謙虛其舒徐今盡轉而為急亟之行矣衛國並為威虐如此豈不可畏惡得而不去三章之終同此一辭者深念夫何之稱賢者今盡變矣既盡也其不得已而去者以是之故也又不赤者非狐既為狐矣無不赤者不黒者非烏既為烏矣無不黒者既為衛國之臣矣無不威虐者或同行或同車去者之衆也毛詩序曰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携持而去焉劉氏曰喈風聲

也狐烏隱言意同雨雪怨而不過怨之正也孔子曰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

静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静女其孌

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説懌女美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

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毛傳曰静貞静也姝美也吕氏曰城隅者後宫幽閒

之地處於幽閒而待進御君雖愛之而不得見惟搔

首踟蹰而已以非當進御之時不敢輒見也孌婉美

也毛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煒赤貌鄭箋云彤管筆赤管也毛傳以城隅彤管為比物取義未安以彤管相貽雅正也靜女而有彤管之法度此則為女之美此則為說懌張氏曰牧牧地多草木根芽如甸人供果蓏之屬因以

贈夫人也歸荑以備籩豆供豆實呂氏曰大過枯楊生稊鄭康成作荑然則所謂荑者凡草木根芽皆是非獨茅也毛傳曰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也本之於荑取其有始有終毛說鑿矣洵信也牧所歸荑信芳美且異今以貽靜女非悅其美矣以其有美德是爲美人而貽之也毛詩序曰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序蓋以是詩居北風新臺之閒故以爲刺詳觀詩辭又非陳古鄭箋義思貽我以賢美之妃以易

無德之夫人而本詩未章辭情未必其然然則安知是詩非武公文公之詩乎詩不可以世次定鄭清人文公之詩而序於昭公之前觀此可以通矣矧是序亦未能知衛君之為何君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毛詩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

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水清曰泚言新臺之潔清如之毛傳燕安也婉順也爾雅釋訓曰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郭注籧篨之疾不能俯口柔之人視人顏色常亦不伏因以為名也戚施之疾不能仰面柔之人常俯似之亦以名云方言云簟之粗者謂之籧篨晉語云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粗簟難於卷曲故不俯之疾似之攈釋詁云鮮善也齊女來嫁於伋為安為順本求安順今乃得籧篨不善指

宣公也宣公求媚婦人故常仰視其顔色佀之皥惡之故比之籧篨戚施洒即洗字洒掃潔清如洗方言浼音漫注洿也河水濁故云浼浼皥音漫則與殄叶韻韓詩洒作漼故七罪反而釋文改洒為漼音則不可殄絶也蘇氏曰猶云病而不死也魚網之設欲以得魚而鴻麗之齊女之來本以嫁伋而宣公要之故以為喻離附麗也戚施之喻俯首為恭媚耶心愧而首俯耶是詩深惡淫邪是為思無邪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景補音舉兩切夏侯湛抵疑患景與清響叶陸機贈弟詩絶景與攘攘叶郭璞畢方讚景與炳與上叶炳補兩切上是掌切而顔師古糾繆正俗云上有郢音炳與景只如今讀未詳害補音暇憩切說見泉水

是詩憂閔二子而卒章曰二子則無瑕矣而亦有害也則伋壽爭先為死之狀宛然著見而亦成父之惡

為有害也伋亦可去也是詩大正之道也汎汎其景
滅沒乎水光之中也二子非舟人乘舟必傾覆取以
喻之衛宣公為子伋取於齊而美公要之生壽及朔
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待於隘將殺
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
竊其節而先賊殺之伋曰我之求也彼何罪又殺之
毛詩序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言語辭也

慈湖詩傳卷四

宋 楊簡 撰

鄘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髧徒敢反髦音毛儀補音牛何切周官注儀作義二字古皆音俄太元爭首陽氣氾施不偏不頗物與爭

訟各遵其儀周易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古文尚書無偏無陂遵王之義陂音坡韓詩儀我也史記檥船待徐廣檥音儀一音俄爾雅屬魚奇切字或作㕒天鐵因切白虎通論曰天者身也天之為言鎮也禮統曰天之為言神也按原本脫此二字陳也珍也周易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荀子成相篇參天與人人叶賦篇天與形與成叶屈原九歌沖天

與愁人叶九章薄天與偽名叶漢樂章飛龍秋游上天高賢愉樂民人班固西都賦當天與順人叶詩二十有三無叶他年切者下同只音紙慝他得反栢堅喻堅操不可移改内則子事父母總拂髦按原本脫總字婦事舅姑不言拂髦則知此髧彼兩髦謂其夫也呂曰儀以夫為法也鄭箋云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貞女不事二夫矢誓也至死誓不他適呼其母曰此天也母不信我乎諒信也不事二夫故

謂夫為特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慝邪也誓不為邪以再嫁為邪也只語辭也毛詩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埽補音蘇后切道徒厚切史記龜策傳道與紂叶邊
讓章華賦要道與素肘叶胡廣侍中箴周道與左右
叶夏侯湛抵疑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
班固幽通賦賴道與靈茂叶顔師古曰茂合韻莫口
切周易八太元五皆止用此一讀下同冓古候反本
又作遘　惡亂正也不可道恥也隱也恥正也隱人
之惡亦正也牆所以限内外今乃有可惡之蒺藜焉
其惡公子頑之亂内外其意著矣爾雅云茨蒺藜惡

之欲埽去之而不可得而埽也前漢梁王共傳聽中冓之言注應劭曰中冓材冓在堂之中也顔師古曰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説近之吕曰中冓蓋閫内隱奥之處也中冓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其所可道者言之猶醜而况其不可道者乎淫行著矣毛傳曰襄除也蓋本釋言然爾雅亦多差按書懐山襄陵賛襄哉皆訓上詩終日七襄亦訓上此次章叶韻惟言有茨束者束而去之也朱曰讀誦言也所可詳者

言之猶長使併言其不可詳者則不勝其多矣毛詩序曰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

然而帝也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顔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珈音加佗待何反宜牛何切說文宜古作㝖又作宻又作𡧱皆自多而㝵易林離之姤曰君臣不和上下失宜宋子笑歌儀禮士冠禮辭曰爰字孔嘉髦士攸宜翟音狄翟音轉而下亦與髢叶亦猶關雎芼樂皆音轉而下故亦叶也鬒音軫髢音悌瑱吐殿反揥敕帝反瑳音磋展音戰縐側救反袢音絆顔補音魚堅

切說文以彥得聲宋玉神女賦顏與言叶司馬相如大人賦孱顏與連卷叶陸機嘆逝賦顏與然叶郭璞江賦顏與漣叶陶潛讀山海經詩顏與年叶　其能與君子偕老者必如下文所言盛服按原本盛訛為其德足以稱之服之為宜則能與君子偕老今子不淑宜其不能與君子偕老云如之何猶俗語云更說甚莫毛傳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鄭箋云如今步摇上飾古制未聞毛傳

謂委委行委曲佗佗德平易山無不容河無不潤穿鑿幾於可笑鄭無箋諸儒亦牽強委委者首飾所加重積歟佗佗積而髙歟其髙如山其狀之委曲旋環者如河補音以羔羊詩委委蛇蛇委蛇沈讀委委蛇蛇引易林蝼蛇反離騷委蛇皆音佗唐何切君子偕老委佗之義同鄭箋云象服謂褕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侯伯夫人之服自褕翟而下如王后焉毛傳既不明言

象服之詳鄭亦不過言褕翟闕翟不釋象義意疑若舜所云星辰之屬而不敢明言然則服必有所象象以象其德而其詳未之聞也孔疏謂以象骨飾服未必然也爾雅釋訓云委委佗佗美也釋義不切玼玉色褕翟闕翟之首飾有玉焉玼兮玼兮其色之美也鬒黑髮也如雲言堆起之狀甚美而似雲也髢髲也自矜其鬒髮之美不輕用髢孟子曰予不屑之教誨屑輕也毛傳瑱塞耳揥所以摘髮也孔疏云旣夕記

云瑱塞耳充耳是也淇澳云充耳琇瑩是也以象骨為搔首因以為飾名之曰揥葛屨云佩其象揥是也毛傳謂揚眉上廣其釋未安方言目驢瞳之子曰旴或謂之揚蓋以瞳子每每揚動故名猗嗟詩美目揚兮子之清揚其言目也昭昭蓋目之美惟揚動乃著故以揚為目之美此言目之揚欲言其美之狀而莫能而遂繼曰且其面色之晳白也飾貌極其美極其嚴盛如天然如帝然以為世閒所無如天上人也胡

為乎若是蓋謂其德有以稱此乎否也毛傳曰禮有展衣者以丹穀為衣蒙覆也絺之靡者為縐當暑袢延之服也鄭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絺之䙡䙡者展衣字之誤禮記作襢衣夏則裏衣縐絺孔疏云展覆彼縐絺之上是當暑紲去袢延烝熱之服也袢延是熱之氣也王氏曰暑服則加紲袢焉所以自斂飾也音如絆縶之絆說文同瑳者治玉之謂治石謂之磋則治玉亦謂之瑳矣方治而未磨瑩故

曰緆之狀似之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毛傳謂顔者顔角豐滿方言云頷顔也然有女同車云顔如舜華則謂大體顔色不止於頷展誠也媛淑女也卒章總言服貌如此之美則宜爲邦之淑女也而子則不淑毛詩序謂君子偕老刺衛夫人淫亂釋文瑳七我反非當音磋釋文於竹竿巧笑之瑳又七何反即磋音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沬音妹中補音諸良切釋名兄忪亦曰兄章舅忪亦曰舅章顔師古糾繆正俗既言中有章音漢書背尊章師古注亦云今關中俗呼舅為鍾鍾者章之轉也

太元成首次五能處中也次六不以讓也班固泗水

高祖碑中與傷叶胡綜大牙賦中與常叶要音邀宮補音居王切屈原九歌朱宮與龍堂叶班固泗水張敖銘南宮與無疆叶黄香九宮賦宮與綱叶上補音辰羊切楚辭臨淵兮汪洋顧林兮忽荒修余兮袿衣騎霓兮南上下同簡謂尚猶上也亦有平聲　毛詩序曰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毛傳曰爰於也唐蒙菜名爾雅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

兎絲毛傳曰沬衛邑書曰明大命于沬邦葢紂都朝歌以北是也姜弋庸皆著姓也將為淫奔託名於采唐采麥采葑或曰桑中溱洧幾於勸矣何以思無邪曰此非淫者之辭也刺者之辭也淫者畏人之知託以為采期於幽遠詎敢明言姜弋庸乎使果淫者之辭將叙事實以紀其情縱桑中之地濶遠相期之處或同豈一一皆要見於上宫豈一一皆送於淇水之上豈於姜必託以采唐於弋必託以采麥皆人協韻

爾以是知皆刺者之辭也總言淫者之情狀而非的也故序曰刺奔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朱曰桑間即此篇鄭元注樂記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沉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而朱遂謂桑間即此篇無乃近似而非乎朱殆謂鄭註為非然樂記非

聖人全書其曰鄭衛比於慢者比同也亦曰孔子曰思無邪鄭衛在中不敢全言其邪而止曰比於慢此疑辭蓋作樂記者未達乎作者之旨所以刺亂非為亂也桑中非淫者之辭乃刺者之辭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補音兄虛王切臼虎通兄者況也釋名兄荒也故青徐人謂兄為荒漢語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急就

章畢稚季昭小兄　柳堯舜樂禹湯晉謠曰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其兄楚辭天問兄與長叶易林以福為兄與光叶喜為吾兄與觴叶駕迎吾兄與黄叶奔奔逋珉切崔駰七依奔與入叶粟據船賦奔與寧叶　韓詩傳曰奔奔彊彊乗匹之貌毛詩傳曰兄謂君之兄君國小君毛詩序曰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鄭箋云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頑非匹耦觀奔

奔彊彊誠有秉匹之狀詩辭無不若之意葢言偽獸
之行如鶉鵲然首章言兄則刺公子頑頑為惠公之
庶兄也末章言君則刺宣姜為小君毛傳與韓傳未
見其異惟衛宏之序有異耳鄭則從衛序今不從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
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
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靈雨既零命彼倌
人星言夙駕説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京補音居良切揚子雲交州牧箴京與荒叶班固東都賦漢京與永昌叶急就章門户井竈廡囷京椽逡薄廬厇屋梁陳琳武華賦鎬京與大荒叶説文䰠與䰟以畫得聲皆或從京倌音官田補音地因切顔師古急就章注云古者田陳聲相近晋與人之謡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漢童謡邪徑賊良田讒口害善人易林噬嗑之未濟曰徑邪賊田政惡傷民節之井曰宣髮龍身為王主田太元失首田與根叶韓愈越裳操田與

臣叶張衡南都賦開竇灑流浸彼稻田溝澮脉連堤
塍相輑淵一均切說見燕燕詩千補音倉新切楚辭
招魂千與人與侁叶班固西都賦千與門叶劉邵趙
都賦按原本趙都二字脫千與仁叶易林觀之比�北龍身曰馭
三千正用此詩一曰龍趾龍身門眉貧切駮音來
毛詩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
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
邱始建城市而營宫室得其時制百姓悦之國家殷

富焉春秋魯閔公二年十二月狄入衛左傳衛懿公
及狄人戰于滎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宋桓公逆諸河
宵濟立戴公以廬于漕許穆夫人賦載馳齊桓公使
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毛詩傳
曰定營室也楚宮楚丘之宮也鄭箋曰定星昏中於
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方將也初也昏中於
南方鄭箋謂四方鑿矣宮言大體室言内室揆度日
出入以定東西南北乃作宮室而言揆日於作宮室

之後者作詩協韻故交錯為文也爾雅釋天云營室謂之定郭璞云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中為正鄭謂小雪時孔疏云小雪則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邱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為土功之時以歷校之僖二年閏餘十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為得時也毛傳曰椅梓屬陸璣草木疏曰梓實桐皮曰椅爰於也他年於此伐之以為琴瑟餘所用不盡

記毛傳曰虛漕虛也楚邱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邱也孔疏云知虛漕墟者以文公自漕而徙楚邱故知升漕虛葢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僖二十八年左傳稱晉侯登有莘之墟也以望楚邱又望其傍堂邑及景山與京邱虛亦不必定言漕虛或登他墟亦可望爾雅釋詁云景大也今陰陽家相地亦先登高遠望見其所善又至其所而審觀之亦善則可矣降觀于桑者桑正其所也即楚宮之址也然後卜孔

疏云終然信善非特當今而已毛傳曰零落也倌人主駕者相地定國卜既吉有踈雨焉而遂霽衛人喜焉以此雨為神雨零者踈而不驟雨而即止之義也惟雨止故命倌人見星而夙駕欲厥明早行也既命駕倌人已乃說止於桑田之舍朱云非獨此人誠實淵深其所畜之騋牝亦三千矣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庚人馬七尺曰騋魯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邱而封衛衛國忘亾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

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按魯僖以下大典脫今補入）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毛詩序曰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行（按詩序行作恥）國人不齒也蝃蝀毛傳曰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孔疏云日在東則虹見西方日在西則虹見東方無

在日傍之時隮亦虹也虹非天地之常氣乃隂陽繆感不正之氣而隂為主故常遠日其人道淫泆之氣感之歟衛人猶莫敢指蝃蝀而况淫奔之行乎隮升也朝有崇義暮有卑下義虹見則雨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矣此宜憂戚有所不忍豈可不由父母之命而淫奔乎乃如之人指淫奔之女懐思婚姻故也幼承父母之誨豈曰淫奔必誨之以善也今而奔焉是大無信必欺詐以行之不知婚姻遲速莫非天命也

以遲故奔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皮補音一讀蒲糜切一讀蒲何切儀一讀魚奇切一讀牛何切為一讀于嬀切一讀吾禾切或寢或訛民之訛言開元五經文字皆作譌說文以為得聲史記引書居南交南為正讀為作訛楚辭哀時命按此嚴忌作非

屈原楚詞也 知貪餌之近死兮不如下遊乎清波寧幽隱以遠禍兮孰侵辱之可為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沉於汨羅漢書王莽傳以勸南偽韋昭五戈切為與偽皆當有訛音 毛詩序謂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序固多差繆此序與詩情殊不合是詩所謂無儀無禮豈特無禮儀而已哉曰不死何為曰不死何俟俟待也曰胡不遄死遄速也觀此辭情蓋深疾淫蕩之甚者也

不觀全章全篇而執一言以為說亦陋甚矣毛傳亦同衛文公誠有禮羣臣肅正而承先君之化淫風未殄猶有如此詩所刺者詩人深疾之情狀甚著相視鼠猶有皮人而無儀此無儀謂淫泆無恥無所藏蘖曾不如鼠之有皮猶包括其體也齒猶有所限止人無止蕩然淫肆一無畔岸曾不如鼠之猶有齒卒章體禮則特更韻欲申言深疾淫縱之意故云亦未必果刺在位者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朱曰孑孑特出之貌李巡曰旄牛尾注於干首鄭箋云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時有建此旌來至浚之郊毛傳曰浚衛邑紕所以織組也王氏曰素絲為組所以帶馬良馬所以好賢也程曰素絲

束帛也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李曰干與竹竿字通用家語曰干旄之忠彼姝者子謂賢者賢者有美德詩人美之故云姝也畀與也謂卿大夫士之致禮於賢者如此不知賢者何以與之何以告之也司常云鳥隼為旟析羽為旌又云州里建旟斿車載旌注謂斿車王之木路而此詩云干旌者以旌旗通稱爾雅云注旄首曰旌據州里建旟則自州長而下至於宰咸建旟鄭箋云祝當作屬屬著也按三字原本脫凡詩

字訛者多鄭説頗通程曰馬四至於五六馬之盖多見其禮之盖加春秋左傳楚公子棄疾見鄭子皮以馬六匹見子産以馬四匹家語云總紕於此成文於彼然則紕之者謂織也程謂素絲所以贈送賢者亦有理但古者幣用元纁而此曰素絲豈周衰古制寖廢而用素孔子刪詩惟取其大體之善不可詳責以古制歟次曰組之豈特取其織組成文之謂乎不然則以組束幣乎鄭謂祝作屬素絲之幣相屬不一歟

傳箋本於爾雅旌旗練旒九飾以組維以縷然首章惟言紕又繼曰良馬五之六之為說不通毛傳曰下邑曰都毛詩序曰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我行其野

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

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驅補音袪尤切釋文駈音同陸雲九愍駈與流叶唁

音彦漕音曹補音徂候切楚詞招隱士禽獸駭兮亾

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按原本脫楚詞三句簡謂

即今曹音之轉不能旋反補音反浮竅切屈原離騷

經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

及行迷之未遠荀卿賦篇忽乎其極之遠也攭兮其

相逐而反也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按原本脫荀卿賦篇三句潘岳西征賦不反與蓬轉叶太元失首反亦與轉叶蝱音盲補音謨郎切說文以亡得聲行補音户郎切芃音蓬九思之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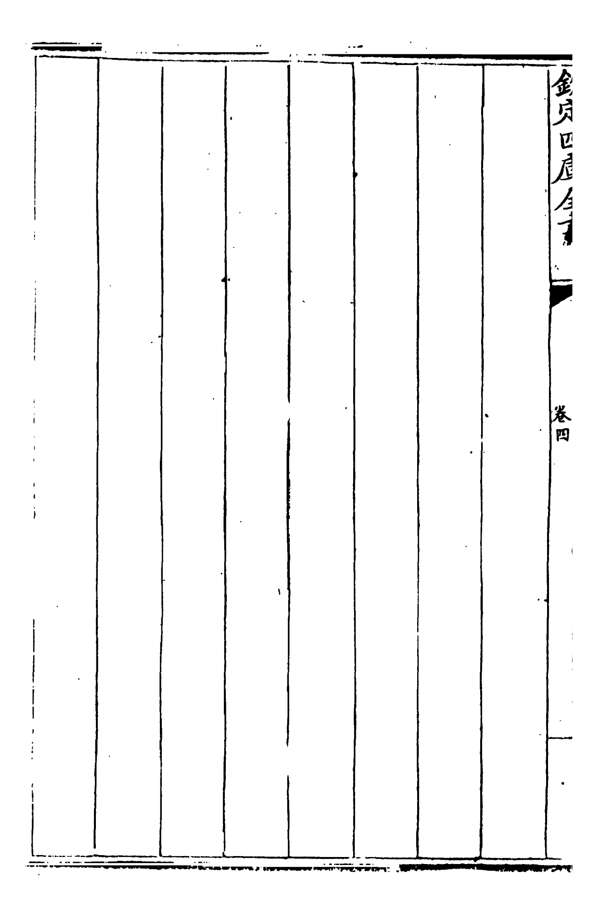
載馳詩言歸唁衛侯則知衛女後言許人尤之衆穉且狂則知衛懿公為狄所滅許穆夫人欲以許救衛而士大夫皆以許國至小而欲救衛如衆穉幼力至柔弱不量力而往又如狂爾馳驅至漕非有事實皆所思也念許大夫往衛唁問跋涉我心憂

之殆不如已親往唁也哀閔宗國哀閔兄弟人心之所不能自已者也許大夫既不以我為嘉善我亦不能旋反歸唁矣視爾不以我為臧善我所思安得而不遠嘉善也臧亦善也亦心知父母終於禮不可歸旋濟者自許歸衛當有濟渡也爾既不以我歸唁為臧善我所思安得而不深閟爾雅釋邱云偏高阿邱爾雅為義未盡有卷者阿偏高而阿曲歟蝱貝母藥也治氣結實采蝱欲以療憂鬱之疾我今所懷思亦

善非為惡也大抵人各有心心各有所欲行許人尤之謂衆穉狂莫肯往救我思出而行野行芃芃之麥中徑往控告大邦誰可因之以濟誰可究極救衛之事許大夫君子無尤我爾百致其思不如我徑往控告也之往也所思深閔哀切至是非實行野而往控也毛詩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

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毛傳曰載辭也草行曰

跋水行曰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慈湖詩傳卷五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監生臣徐元秀

慈湖詩傳卷五

宋 楊簡 著

衛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奥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

兮不為虐兮
奥於六反又烏報反猗於宜反補音烏何切東方朔七諫搴元芝兮列樹芋荷按原本脫此句橘柚萎枯兮苦李旖旎徐邈云旖旎詩作猗儺烏可乃可二切簡按王叔和脉訣云阿阿緩若春陽楊柳阿猗一通猗烏可切亦與磋叶僩遐板反爾雅作烜毛詩作咺諼況元反青如字琇音秀瑩音瑩又音營會如字簀音責猗於綺反重直恭反較古岳反　劉曰淇水之旁至今多

美竹他竹弗迨也王氏曰考工記曰且其匪色必似鳴匪者文章之謂爾雅曰厓内為隩淇奥緑竹有潤澤文章之美君子之德似之觀全篇可見大學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爾雅盡載大學文大學之意謂切磋者師友之力歟至於琢磨則微矣惟自修而已他人不能力為也然其自改過用力亦有

如切如磋之意雖師友切磋亦吾心受之非外也而大學太分裂曰此道學也此自修也此恂慄也此威儀也取吾一貫之心而截截然判裂之殊爲害道子貢常引此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孔子是之其意蓋謂切之又磋之琢之又磨之由粗至精也瑟其文理之密緻毛傳謂僩寛大也赫烜光輝著見于外也諼詐也妄言也君子文德著見如此終不可得而妄議也毛傳釋諼曰忘誤觀大學之文爾況大學爾雅亦

未必以誤爲忘毛傳直言諸侯以石語有未盡琇瑩皆從玉雖石雜究亦玉之類琇其色之蒼然瑩其光之明瑩歟鄭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孔疏云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諸侯及孤卿大夫各以其等爲之冬官考工記玉人之事王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司農云龍當謂尨尨謂雜色鄭元謂龍瓚將皆雜名色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如簀賁排䆐也吕和叔云古者車箱長四

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横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横一木謂之較以便適手憑倚疏不載此説釋文云猗依也於綺反善戲謔非大善也愛其人無所不稱其善至於此也毛詩序曰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史記衛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與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

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是為武公佐周平戎平王命為公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卒又楚語左史倚相責申公子亹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髦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夫武公在位五十五年而卒則其即位之時已四十餘矣其兄共伯又長於武公而毛詩序曰衛世子共伯早死

夫年四五十而死亦不可謂蚤死又共伯之妻守義不嫁作鄘柏舟之詩畧無禍難之意則序與史所載皆可疑審如史記所云則武公乃弑君之賊而大學釋其詩曰盛德至善何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寛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寛補音區權切韓愈閔己賦平寛與賢叶白居易詩

王家庭院寛與天叶簡謂寛音輕清宜枯爰切殆今讀寛音之轉自與言叶亦不必枯爰切也與關雎芼樂叶君子偕老翟髢叶之類同邁苦禾反過音戈吿音谷　毛傳曰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曲陵曰阿爾雅曰高平曰陸山夾水之處廹矣碩人居之自以為寛獨寐及寤而言曰永矢弗諼矣諠音喧諼者字訛也諠言也鄭箋釋諼曰忘盖誤從淇奥毛傳不知毛傳之已誤也邁韓詩作過意者其草徑𨺅碩人常

所往來經過歟當與永矢弗過同音凡制字皆有義
軸旋轉之謂言其英武回旋其中不復他往宿卧也
歌自樂也離此而之彼曰過今世謂相往來曰相過
賢者困窮之時有言不信於是退處之義甚明不復
疑貳故決其辭矢其誓曰弗諼曰弗告亦弗過彼矣
論語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則知矢有誓意
毛詩序曰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
退而窮處序每失詩旨於此又見此詩自決於退處

豈有刺君之意君雖有過豈可以刺言碩人知時而
退正也道也衞宏不知道故其作序率外求其說毛
傳亦不言刺莊公以是益驗衞宏作毛詩序漢史可
信宏雖多祖毛說而又以已意成之歟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衞侯之妻東宫之妹邢
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
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說于農
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盼補音匹見切按詩與論語作盻毛與釋文作盼說文盼從目分孫愐匹莧切又盻恨視也从目兮聲孫愐止有胡計切一音毛氏所注許慎所引陸德明所釋皆作盼而不作盻以是知變而為盻者殆未遠也又有從目從丂從目從丏皆眠見切按盼盻盻韻補皆匹見切陸機高祖功臣頌烈烈黥布眈眈其眄名冠彊楚鋒猶駭電衣宏

三國名臣贊顧眄與變叶義皆當作眄而字乃用盼此類所見無慮數十乃無一作眄而其音皆與倩絢相叶蓋不用考矣簡按說文引美目盼兮匹莧切活如字罛音孤濊呼活反發補末反茷他覽反揭居列反　毛傳曰頎長皃鄭箋云褧禪也禪音丹衣錦尚之以禪衣為其文之太著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說文曰褧檾也檾枲屬中庸曰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春秋左傳曰衛莊公娶於

齊東宫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爾雅釋親曰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莨新生白而柔毛傳曰領頸也蝤蠐蝎也爾雅釋蟲云蟦蠐螬蝤蠐蝎孫炎曰蠐螬謂之蟦蠐關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閒謂之蝎爾雅又曰蝎蛣蜫孫炎曰蝎木蟲也爾雅又曰蝎桑蠹孔疏云以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爾雅邢昺疏云蝎之在糞土中者名蟦蠐又名蠐螬其在木中者謂之蝤蠐謂之蝎爾雅釋草云瓠棲辦

郭曰瓠中瓣也詩曰螓首蛾眉毛傳曰螓首顙廣而方鄭箋云螓謂蜻蜻也爾雅釋蟲云蚻蜻蜻某氏觧此云鳴蚻蚻者也方言云其大者謂之蝒馬其小者謂之麥蚻有文者謂之螓爾雅又云蝒馬蜩爾雅注疏及方言並不言馬蚻如蟬而青或㲪夜鳴蚻蚻謂之夜蟬顙廣而方所謂蚻蜻蜻蝒馬麥蚻者豈異名而或大小耶蠶蛾其眉甚美而著即蠶蛹所變者爾雅云蛾羅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

為絢兮言其以質素生文不假外物為飾也豈此闕
文耶抑他詩偶同耶毛傳曰敖敖長貌既已舍于農
郊農田之間非城邑於是休舍從容徐步自適有若
遊敖之狀歟毛傳曰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
以為飾鑣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
也釋文曰鑣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排沫孔疏云婦
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因
以翟羽為之飾巾車注引此詩翟茀蓋厭翟也厭於

涉反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朱曰國人樂得以為莊公之配故謂大夫朝于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而不得與夫人相親也毛傳曰衆魚罟鱣鯉也鮪鮥也案爾雅釋魚首鯉鱣故毛傳因以為一魚而郭璞註云鯉今赤鯉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然則郭璞以為二魚賓訂若是陸璣亦云二魚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

頷下背腹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鮪形似鱣而青黑大者不過七八尺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鮛鮪發發韓詩作鱍鱍按韓詩作䱶䱶韓詩傳云桀健也伯兮云邦之桀兮則桀亦有俊傑之義毛詩作有朅殆譌也爾雅釋草云葭蘆菼亂郭注云蘆葦也亂似葦而小陸璣云亂或謂之荻鄭箋云庶姜謂姪娣送者宜使大夫而此云庶士者庶士從大夫而來言其多者毛傳曰揭揭長也按

孽言姪娣之多也毛詩序曰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毛詩序固多謬誤詳觀是詩惟見齊姜始歸於衛其聲皦儀物之盛國人說之故叙詠其事至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則尤其以衛君新有嘉禮欲其與夫人相親之情殊非其後追書其辭氣畧不見其有憂閔之意左氏所言亦因言其無子爾未必謂碩人之詩以閔莊姜無子而作也此亦猶何彼襛矣叙

言昏姻儀物之盛平正無他衛宏不違平正無邪之道其作序率多贅辭曲為之說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黄

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緜息之反蚩尺之反貿莫豆反謀音眉郈補音祛奇切左氏傳史蘇之言為雷為火為嬴敗姬不利行師

敗于宗邱齊謡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
壘枯邱楚辭九章邱與時叶易林履之遯邱與時叶
將七羊反垝俱毁反𨵳補音圭元切横木持門也易
林師之兊𨵳與泉叶大過之師𨵳與宂叶劉歆遂初
賦喬𨵳與翩翩叶盧湛覽古詩𨵳與賢叶郭璞客傲
𨵳與絃叶劉禹錫佛衣銘𨵳與遷叶甚音甚耽補音
都森反揚子雲兗州牧箴牧野之禽豈能復耽張翰
雜詩耽與金叶陸雲贈鄭㡊季耽與金叶隕于貧切

集韻墜也應瑒正情賦隕與鳴叶湯音傷漸子廉反
行補音戶郎反簡謂古初宜一音後世欲别其詳故
有去聲亦可戶浪切亦叶啌許意反又尺二反泮音
判補音以哉叶思韻　毛傳曰氓民也蚩蚩者泛然
而來左顧右盼將有所擇而誘心未有所主之狀也
時女未見誘情未交親故謂之民至於已見誘而情
親故稱之曰子往往男約女奔後女愧恥而止男復
至以為問故女曰匪我愆期子無良媒故我心愧而

止庶幾子無怒秋以為期又言我登垝垣以望復關

復關子所居也垝垣垣之高危者初望不見泣涕漣

漣後見復關載笑載言明已心在於子情深如此爾

其卜乎或筮乎若占體無咎則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我則往矣蓋恥於自往欲其以車來迎將幾也庶幾

也既有期約於初矣而此猶以卜筮為言者慮男怒

而不肯也況昏禮有卜筮因以為言此似正婚而無

媒遽誘而交親亦淫泆矣沃若喻色盛情盛之時鳩

食桑葚過則醉桑落黃隕喻色衰情衰耽樂也說解說也今俗說亦以女淫為大醜按摟鑰云毛傳云女與士耽則傷禮義鄭箋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補至於婦人無外事維以貞信為節然功過相補則士可耽也每疑其害教近得一說無與士耽已是自悔而反正之言蓋其初抱布貿絲來即我謀後又以車來則非女之奔之也其言曰始者以士之耽兮故我今日猶可說也若是女之耽兮則我不可說矣如此則得詩之意不比鄭氏之說之害教也 毛傳曰帷裳婦人之車也爽差也朱曰淇水漸其車之帷裳言見棄而歸也罔極言士放蕩無畔岸也貳其行言與其始不同是為二又不止於二

而已又至於三焉言其變改之多朱曰靡不也三歲為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勞為勞止曰三歲初為婦之三歲其勞勤如此其後稍舒緩故止言三歲詩曰總角之宴又曰老使我怨則知非三歲而遂棄夙興者雞鳴而起夜寐言未至於夜未嘗寐以惰者常有晝寢也朝則明矣言雞鳴夙興未嘗至於明旦而起言語助也既至于今矣乃至于以暴見加矣兄弟特不知爾知則咥其笑矣靜而思之惟自傷悼而已

已初謂及爾偕老也至老又使我怨泮水土之際也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皆有涯際可度士心有他婦不得士心不復可親茫然莫知所止故前又曰罔極方總角相從宴樂言笑和宴相與誓約不止於一日申誓堅約重複不已不思其反背也不料其至是也此反背誠是未嘗思慮及之今亦無如之何矣亦已焉哉已止也今俗語休休之謂也毛詩序曰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别遂相奔誘

華落色衰復相背棄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陳曰見棄而悔乃人情之常何笑之有呂伯恭取陳說而載之記異哉諸儒之為論也序辭差謬多矣獨此序庶幾焉而陳又從而不可之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皆諸儒之故也春秋雖誅魯桓之大逆而亦書其告于廟之合于禮易曰其吉則困而反則也正氓詩悔過反正可美之道也聖經明道之書也深知夫人心即道故曰道心

意動情遷始失其道一能反正即復道心人雖至於大惡特其昏𡙡其本心之善未始磨滅諸儒不自信己之心故亦不信人之心有能信此心之即道悟百姓日用之機則三百篇平正無邪之妙昭如日月矣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狎容兮遂兮垂帶悸兮按狎字悸字從韓詩

韘失葉反甲韓詩作狎毛詩作甲甲補音吉協反按原本吉誤古楚辭山鬼篇犀甲與接叶揚子雲太元賦首甲與裂叶然則狎宜音協　爾雅釋草云雚芄蘭郭云蔓生然則柔弱有童稚之狀案內則男女未冠笄者

佩容臭惟成人佩觿令童子而佩觿毛傳曰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而佩觿早成其德雖則佩觿能不我知此為戲語以譏也不能知人此反謂能令世戲語以為譏多有此類能不我狎亦同不親羣臣反謂之能亦戲語以譏也容兮自矜自莊之貌遂兮自用自為之貌此幼君自尊大自用不知人不親羣臣兜然可見垂帶悸兮按此悸字本韓詩因言容貌佩服而及此亦言徒有儀服

其中無德也帶聚而長故曰萃帶不一矧有佩焉益可以言萃韘玦也能射則佩韘孔疏云禮及詩言決拾車攻傳曰決鉤弦也著右手巨指毛詩狎作甲爾雅云甲狎也豈作爾雅此篇者不見狎本耶抑本毛傳耶毛詩序曰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春秋左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爾雅釋草曰雚一名芄蘭郭璞注云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陸璣云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本草又名女青又白環然女青

終非白環二物相似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毛詩序曰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詩箋云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然文公之時衛已遷國河南無河可渡此曰河廣豈濟水東南流而又北入海者亦稱河耶史記文公之子成公時晉從南

河渡服虔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豈春秋時河
已東南決耶一葦無杭河之理思往之切甚言其河
之非廣也曾不容刀之意亦然毛傳曰杭渡也鄭箋
曰予我也誰謂宋遠我跂則可望見者箋云小船曰
刀劉熙釋名云三百斛曰刀毛傳皆以崇為終未安
朝者一日之上故朝崇義亦猶是上日謂不待崇朝
之久而已可到亦甚言宋非遠也孔疏云所以義不
得往者以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毋出與

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呂曰說苑曰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杭即古航字亦猶刀後世加舟作舠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

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按此篇永樂大典闕卷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帶補音丁計切史記平準書根帶劉伯莊音蔕釋名帶帶也著於衣如物之繫蔕也楚辭九歌荷衣兮蕙

帶與逝與際叶漢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帶泰山如
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易林歸妹之訟帶與戾叶杜
篤論都賦衿帶與滯叶陸雲贈鄭彦季帶與乂叶服
扶北切　是時婦人閔其君子久役貧無以為衣也
而諸儒紛紜意度牽合而無據毛傳謂綏綏匹行貌
之子無室家者宏本毛説而為序曰男女失時喪其
妃耦鄭同毛説朱又謂綏綏獨行求匹之貌凡是皆
因夫齊南山之詩曰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有歸

以齊襄與文姜淫故意此詩有狐綏綏亦有為匹之意而不知他無所據周易凡言狐皆取狐疑為義則詩取喻於狐亦狐疑爾齊襄之似雄狐者言雄則知有雌焉言狐則以見心愧于中又欲縱不能止愧赧發於氣貌有遲疑綏綏之狀此有狐不曰雄則無淫匹之意久勞役所其心思家而不在役故有二心而悄如狐疑不决之狀亦有遲疑綏綏之貌且氓之詩其未見誘則曰氓爾及既見誘而情親始曰子豈有

情未親而遽稱子者一人失言後學咸從而不可改

毛傳至以無裳無服為喻穿鑿太甚衛序至於失時

喪耦之不可合良可發笑失時非喪耦喪耦非失時

矧序傳差誤備述其前後服役於淇水之上故曰在

彼淇梁淇厲淇側石絶水曰梁說文厲作砅水中有

石可履亦危矣故曰厲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

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報

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瓜補音攻乎切說文孤罛呱觚皆以瓜得聲左氏傳衛侯夢人之譟曰登昆吾之虛綿綿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易林漸之辭曰窮老獨居莫為種瓜急就章遠志續斷參土瓜亭歷桔梗龜骨枯簡窯幽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斷壺玖補音舉里切說文玖石之次玉黑色者讀若芑　詳觀木瓜之詩所謂木瓜木桃木李與夫瓊琚瑤玖皆為喻爾非實有是物也

而孔叢子言孔子讀詩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未必果聖人之言也孔叢子所載亦有乖戾不可信者不止於木瓜也是詩薄來厚往之意至厚也永以為好至忠也無非道者正不必究見何人薄來何人薄往也衛宏作序推考衛國事狀他無似此者惟齊桓封衛衛人必厚報之情故謂此衛人欲厚報齊之詩然不思衛人亦何敢為此辭齊施莫大之惠於衛奚可比木瓜木桃木李衛人雖思所以報齊而衛方

能國微弱甚矣豈能致厚報過齊桓之所施矧曰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乃已報之辭非欲報之辭安知非齊桓使公子無虧戍漕之時或城楚邱遺衛車馬器服之時齊人所作之詩衛人得之或衛人歌之故屬之衛耶又安知非士大夫報施之詩耶